

說川情奇俠武

劍凰鳳

版出局書原中
行發局書章錦海上

卷頭語

靈鳳

慚愧得很。這一部無聊的筆墨。又出而問世了。在這種暴日橫行。外侮緊逼。水災遍地。匪禍不靖的年頭。靈鳳不能夠盡我國民的義務。替國家出力。替社會謀安全。僅僅仗着三寸香筆。寫出這部武俠鳳凰劍說部。既不能有補於國事。又不能得益於世道。自欺欺人。真是十二分地慚愧的。其實呢。爲着麵包問題。飢來驅我。不得不然。並且一肚子的不合時宜。窮愁牢騷。沒處發洩。借着書中人發揮一下子。所以自娛罷了。原是沒有什麼希冀咧。

還得聲明一下子。這部鳳凰劍。是繼續扯着芙蓉劍的。靈鳳曾在芙蓉劍中聲明。有許多情節。在鳳凰劍中發表。但是爲着篇幅所限。有許多情節。還是不能完全發表。祇能再在三集中發表了。這又要閱者加以原諒的。

現在社會上武俠說部出版的很多。便是靈鳳的武俠作品。也有好幾部出版着。拆穿了西洋鏡說。有幾部能稱完美的呢。靈鳳的作品。更是談也不要談了。但願閱者加以指教。這是靈鳳所熱烈地盼望諸位的。

汪序

夫古人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終以立言。儒者著書立說。必上觀千古。下觀千古。動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徒供世人於茶餘酒後作消閒用也。然非讀破萬卷書。不能窮古今之奧。非遍觀九洲大。不能盡宇宙之奇。士人足不出戶庭。身不離閭巷。縱欲按三寸管。成一家言。烏足以藏名山。垂後代哉。雖然亦視其所言爲何如耳。今夫閭里謳吟。醕軒備采。滄浪歌詠。至聖傾心。則何地不可廣見聞。何人不可益學問哉。靈鳳先生善作小說家言。博覽古今。娛情翰墨。近成鳳凰劍一書。囑爲隍引。以付手民。夫鳶飛魚躍。具載天機。沂水舞雩。悉關至理。余固知靈鳳此書。實足廣人見聞。益人學問也。愛不揣謏陋。而爲之序。

辛未重九日欲浦汪景星撰

汪

序

二

武俠奇情
長篇小說

鳳凰劍目錄

第一回

爭河界村長聘好手

短川資游手獻神技

第二回

試真心馬瘤子收徒

刺僞王倪培元移家

第三回

冒充大俠假駝子出醜

順從良言兩村長訂約

第四回

識氣運動徒順天心

占靈課諫主防刺客

第五回

突來警告識破杯中酒

未親香澤先嘗窗外鏢

第六回

破重圍單騎奮勇

謀起義四姓結盟

第七回

絕頂奇談空燒紅燭

真有巧事偏失青驪

第八回

崇恩寺裏未防冷眼

俞家莊上難駐芳跡

第九回

鐵奇龍獲寶用非其才

飛雲子傳藝得展所長

第十回

走捷徑偷攻大寨

遇勁敵計捉羣英

第十一回

趁火打劫大營盜劍

順水推船狹路飛叉

第十二回

老濟立嚴拒門下士

胖非僧恩結窮途客

第十三回

噴污飛穢劍術無靈

掠嬌劫美禍心包藏

第十四回

破廟全貞雙美拜孟老

深林救艷獨力殺淫僧

第十五回

酬恩報德訂婚稱佳侶

慮遠圖長遷地爲良謀

第十六回

鵲足傳紅輕舟接遠客

浪花飛白高樓閱水軍

第十七回

歌聲驚客束手受擒

慘語動人忍心坐視

第十八回

預定計謀成敗皆難測

故作嬌羞進退得安寧

第十九回

混進王府迭次遇風波

喧報刺客再審驚惡耗

第二十回

劍躍言兇花容盡變色

樓空人去蓮舌善生瀾

第二十一回

拒忠言禁土軟紅樓

殺寵臣觸怒靖南王

第二十二回

香消客寓遺語淒涼

魂飛城頭臨危情急

第二十三回

老英雄獨救雙義士

惡道人巧得兩婢娟

第二十四回

寶物通靈救主驚邪道

梟雄謀亂借題起三軍

第二十五回

攪場子穢語辱蛾眉

訂後約會意送秋波

第二十六回

一片痴心落花空有意

滿懷情緒贈刀感斯人

第二十七回

玉腕流紅徒留羞事

利口生非漫作污言

第二十八回

拒絕要求夜探盜窟

難成好事怒禁璧人

第二十九回

破盜窟伊人獨不見

飛石子救兵突然來

第三十回

喜出望外姊妹護書生

悲從中來虎狼欺弱女

第三十一回

俠義心腸殷殷援棄婦

英雄兒女對對結良緣

鳳凰劍

目錄

四

第三十二回

不忠不孝罵名傳千古

聚兵聚將謀略出萬全

武俠奇情
長篇說部

鳳凰劍

席靈鳳著

第一回 爭河界村長聘好手 短川資游子獻神技

在蕭山南鄉，距離臨浦十餘里外，有座村鎮，喚做大橋鎮，鎮梢上有條丈外闊的河流，土名大沙河，隔河的地段，却是屬於另名沙河口的村鎮管轄，一河之隔，地名兩異，原是以河作界的，兩處村鎮上，各有三四百份人家，都是耕種之外，以捕魚做副業的，那條大沙河中，又是富產魚蝦，兩村上的人，都要在這條河中捕捉，便起了紛爭，大橋鎮上的人，稱這條大沙河，是屬於大橋鎮的河流，沙河口的人，不得在河中捕捉魚蝦，沙河口的人，却道這條大沙河是屬於沙河口的河流，大橋鎮的人不准在河中捕捉魚蝦，兩方面各執一詞，不肯相讓，初時還口舌相爭，人後雙方糾集村衆，竟械鬥起來，試想械鬥的玩意兒，那有好結果，終不免互有死傷，他們却拿人數

死傷有多少，作爲勝敗的標準，例如械鬥歇手之後，點驗之下，沙河口鎮上人死傷數多，勝利便屬於大橋鎮，這一年大沙河中的魚蝦，便由大橋鎮人捕捉，沙河口人只得忍氣吞聲，眼睜睜瞧着，要是沙河口人得了勝利，大橋鎮人便不能在大沙河中捕捉魚蝦了，爲着這個原因，歷年下來，每年有次流血的慘劇發生，管轄該兩處村鎮的官府，雖是年下禁條，不准械鬥，無奈民風强悍，把官府的禁條，視作具文，依舊此風不變，兩處村鎮上的人，在餘閒的時候，不論男女老小，都學習拳腳，操練氣力，作爲械鬥的準備，歷年下來，互有勝敗，到了清季開始年頭，大橋鎮的人，連得了三年勝利錦標，沙河口的人，不單單損失魚蝦的權利，並且爲了連年失敗，人口也減少了多多，村上的人家，都十分恐慌，村長馬大用，更是着急，暗想這樣下去，大橋鎮人一年強盛一年，眼見沙河口的人，再也不能在大沙河捕捉魚蝦，終得想個取勝的法兒，扳着手指計算日子，再隔三月，又是二月二門期的日子了，憑着本村上

的人口，和大橋鎮放對，萬難取勝，大用左思右想，千難萬難的當兒，來了近鄰的萬老老，手中提着根長旱烟管，一拐一顛的走到大用面前，瞧見大用雙眉緊蹙，額上的縐紋重重疊疊，滿臉的愁容，萬老老呼了口旱烟，把嘴中的煙望着大用臉上用力噴去，大用把頭一偏，恨恨的道：「老老，你還和人鬧頑，可知道人家心上正着惱，萬老老把頭上的煙毡帽，望腦後一推，拍了拍額角道：「馬大，你的心事，我已明白，可是爲了明年鬥期的事嗎？」大用點了點頭兒，萬老老接着道：「你不用着慌，我爲了這事，早盤算了多時，我也常想出口烏氣，你想我好好的兩條腿，給他們打折了一條，如今弄得一拐一拐的好不難堪，我想本村上的人，再也不能勝得他們，只有暗上他處，請幾個好打手，養在村裏，待到鬥期，混在本村人裏面，使得大橋鎮人大大的吃趟苦兒，馬大，你瞧這個主意可好？」大用聽着，沉吟了一回道：「主意却好，可是好打手那兒去找？」若請附近鎮頭上的人，給他們認出，反要丟臉，萬老老把煙筒頭兒在地

上打去煙灰，便道：「傻子，有三個月日子在着，儘夠上遠地請好打手。我在前十年，聽說江蘇省上海縣浦東地面，有座小村鎮，叫什麼三林塘，鎮上有家世代做傷科先生的秦家。那時候的先生，喚做秦有春，年紀還只三十來歲，醫道却很高明，不論什麼重傷垂死的人，他都能醫治得起死回生。傳聞他家裏的人，都有武功，那位秦有春先生，更是厲害。有天晚上，十來個劇盜，撞進大門，搶劫秦家，恰值秦有春在客堂攤膏藥，見強盜來了，不慌不忙，把鍋中的藥膏，搓成小彈子，打將出去，把爲首幾個劇盜的雙目，都給藥膏丸兒封住，嚇得那班強盜，抱頭飛逃。這一來，從此沒有匪人再敢轉秦家的念兒了。馬大，你想，他的工夫多麼好，我的意思，倒是上三林塘走遭，求這個秦先生出場。馬大用聽到這裏，把頭亂搖道：「他是位名醫，怎肯干預我們的事？萬老老道聽說他很有俠氣，平日專喜管人家的閒事，他有次相助着該處的江北幫，打退過山東幫，你去苦苦求他，不愁他不跟了你走路。」馬大用聽到這裏，不由

得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點着頭道：「就是秦先生不肯親身出馬，諒來他的門徒終有幾個，却能求他吩咐他的徒兒，相助咱們一臂之力。」高老老連連點頭，隔上一天，馬大用便一肩行李，離了沙河口，趕向江蘇地面而來。一路晝行夜宿，飢餐渴飲。這一天已到浦東三林塘鎮上。向鎮上人探問之下，纔知秦有春已於上年得病身亡。現由他的兒子秦硯亭應診，年紀雖只二十六歲，醫道倒也不在其父之下。只是武術工夫，似乎不及其父。大用聽了，頓如冷水澆頭，暗想：「年紀輕的公子哥兒，便是有本領，也不肯離鄉背井，眼見虛此一行了。只是來也來了，不得不去會會秦硯亭，當下找到秦家，見着硯亭，說明來意。硯亭果然不允。大用又問在他父親手下的門徒，那一位本領最好，可能寫一封介紹信，由大用去相聘。硯亭也一口回絕。只因秦有春臨終的時候，囑咐硯亭道：『爲父的生平沒有大過，只是好管閒事，妄動肝火，暗耗元氣，又結了許多無謂的仇家。日後你當謹記我言，除了盡力於醫道之外，不得干預。』」

第一回

爭河界村長聘好手

短川資游子獻神技

六

其他的事兒，硯亭敬遵遺命，不預外務。此番大用到來，說得舌敝唇焦，他老定主意，回絕乾淨，大用快快退下，心下很是着惱，出了秦家，一路走出市梢，瞥見前面廣場上，圍了一大羣人，不知在那裏瞧着什麼熱鬧。大用便信步上前，擠入人羣，望到裏面，只見場中站着一個少年，瞧光景年紀在二十左右，在這寒冬天氣，身上只穿件敝舊的薄夾袍兒，卻沒有一些兒寒色。天生就兩道劍眉，一雙虎目，鼻正口闊，胎貌兒很是不薄，手中拿了一根四尺長短，手指粗細，麻皮打成的索子，正在說道：「小子路過貴地，短少了川資，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要請列位朋友幫忙，略有一些不中看的玩意兒，孝敬列位，說到這裏，猛見他手臂振處，那條麻索霍地綳硬挺直，旋即舞動起來。初時人索分做兩處，入後但見一團黃光，在場中飛滾，不見了人索。衆人齊聲喝采，大用暗暗點頭，猛可裏那團黃光滾到一棵棗樹跟前，豁然一聲響，那棵合拱的棗樹，已給少年的索子打成兩段，上半段樹身倒落場地，揚起了匝地飛

塵，在衆人喝連環大彩聲中，那少年業已跳立場中，氣不見喘，面不改色，笑吟吟拾着那條麻索，游目四矚，但候看衆幫忙，不料出錢的朋友不見一個，人叢却擠出了一個村漢，奔到少年面前，惡狠狠道：「你這人好不講理，你有好工夫，好氣力，都不和人相干，爲什麼把我種在場上的棗樹打斷？我家靠這棵棗樹的棗兒，年年有十來千錢好賣，如今給你憑空打斷，不是存心和我犯對嗎？你說上一聲，該賠我多少錢，不賠也沒事，只要還我這般大的一棵棗樹就是。」少年聽了，臉兒漲得通紅，只得向在場的看衆，抱拳行禮道：「小子一時失手，打斷這位的棗樹，請列位幫忙一下。」話聲未完，在場的人早散去了大半，有幾個丟了十來文散錢，通共不足半串，餘人都袖手傍觀。這時候馬大用早拿定了主意，趁少年在十分窘急的當兒，便走上前去，向那村漢道：「他是個過路人，短少了盤川，沒奈何向人家告幫，又失手打斷了你的棗樹，你要賠償，原是在理，只是你還得念出門人的苦處，折價些兒，你就說聲要多少。」

錢，村漢聽大用口音，也是異鄉人，便冷笑了道：「算他八千文一年，少算些兒，賠給我二十年的棗價，一共一百六十千，少一文也不依的。」大用笑道：「在這時候，要他拿出八千文，還辦不到，那裏有一百六十千給你？我也是個異鄉人，身上又沒多帶銀兩，只能替他代還你三十兩銀子，你能依便依，不能依便罷休。」那村漢還待不依，早有幾個閒人，做好做歹，對那村漢，接受了大用的三十兩銀子。村漢走後，大用笑向少年道：「尊駕短少川資，兄弟還有銀兩在着，不必再向此間人乞憐了。」我們回到鎮上，喝杯酒兒可好？」少年抱拳稱謝道：「小子窮途落魄，蒙尊駕慷慨代償樹價，怎敢再受厚賜。」大用却不答話，攜了少年手兒，回到鎮上，找得一家酒樓，兩人走入裏面，揀個座頭坐下。大用點了幾色菜，跑堂喊將下去。少年先詢問大用道：「尊駕貴姓大名？寶鄉何處？」到此浦東地面，有何貴幹？」大用從實說出。少年連連點頭。這時跑堂送上酒菜，大用替少年斟滿了一杯酒，笑着道：「尊駕的貴姓大名，也好見示了。」少年舉杯喝